

與魔鬼共騎

Woe to Live On

丹尼爾·伍卓(Daniel Woodrell) 著
唐嘉慧 譯

冒險、衝突、浪漫
一個無法取代的大時代

愛情、自由、邂逅
一場用生命交換的相遇



與魔鬼共騎



丹尼爾·伍卓的小說

李安的電影

與魔鬼共騎

Woe to Live On

Daniel Woodrell◎著／唐嘉慧◎譯

電影原著精選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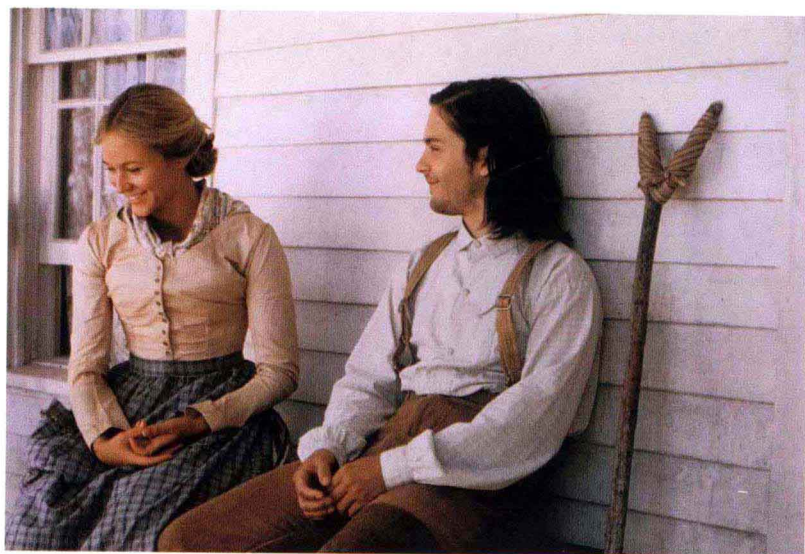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與魔鬼共騎／丹尼爾·伍卓(Daniel Woodrell)
著；唐嘉慧譯. ——初版. ——臺北市；
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2000[民 89]
面： 公分. ——(電影原著精選；2)
譯自：Woe to Live On
ISBN 957-708-964-X(平裝)

874.57

89000471







目次

4

關於電影

7

譯者的話

13

作者的話

15

首卷

戰爭的結局已見分曉！

——查爾斯·詹尼森

95

中卷

公平報酬是不可能的。

——皮爾斯·伊根

197

末卷

眾人在困苦中哭泣，除了他們的救世主，沒有人聽見。

——聖奧古斯汀

與魔鬼共騎

Woe to Live On

Daniel Woodrell◎著／唐嘉慧◎譯

電影原著精選2

Woe to Live On
Copyright © 1987 by Daniel Woodre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LLEN LEVINE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電影原著精選 2

與魔鬼共騎

作者——丹尼爾·伍卓(Daniel Woodrell)
譯者——唐嘉慧

發行人——陳雨航
出版——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51號6樓
電話——886-2-23517776 傳真——886-2-23519179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886-2-2396-5698 傳真——886-2-2357-0954
E-mail: service@cite.com.tw
郵撥帳號——18966004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樓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新馬發行所——城邦（新、馬）出版集團
Penthous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2060833 傳真——603-2060633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發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405號
初版一刷2000年3月30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708-964-X

售價：240元 Printed in Taiwan

關於作者

丹尼爾·伍卓 (Daniel Woodrell)

德裔美國南方作家，生長在美國中南部的歐扎克山區（約位於密蘇里、阿肯色、伊利諾和堪薩斯州之間，亦是《與魔鬼共騎》故事發生的背景）。十七歲輟學之後即投報海軍陸戰隊。爾後在二十七歲拿到大學文憑，靠著愛荷華作家工作坊提供的米奇納獎學金專心寫作一年，在三十三歲那年出版處女作“*Under the Bright Lights*”，被譽為「天才、文壇瑰寶」（《費城詢問報》）。他的特出之處，除了精嫻的文字技巧之外，最主要還是對鄉土與人物的細膩把握，成功創造出暨富個人色彩又具普遍性的角色；他的語言辛辣痛快，對於鄉土細節尤具敏銳的洞悉力。除了《與魔鬼共騎》之外，還著有：“*Under the Bright Lights*”，“*Muscle for the Wing*”，“*The Ones You Do*”以及“*Give Us a Kiss*”。《洛杉磯時報》稱他為「美國邊陲地方的莎士比亞」。

關於電影

與魔鬼共騎 (Ride with the Devil)

出品年代：1999年

片長：138分鐘

語言：英文

出品：Universal Pictures, Maplewood Productions, Inc. Good Machine

發行：Good Machine International, Universal Pictures

導演：李安

編劇：James Schamus

攝影指導：Frederick Elmes

剪接：Tim Squyres

原作音樂：Mychael Danna

美術設計：Steve Arnold

服裝設計：Marit Allen

化妝：Jeff Goodwin, Rick Pour

演員

賈克·羅岱爾——Tobey Maguire

賈克·布爾·契利斯——Skeet Ulrich

蘇李——Jewel Kilcher

候特——Jeffrey Wright

喬治·克萊德——Simon Baker-Denny

匹特·麥克森——Jonathan Rhys-Meyers

黑約翰——James Caviezel

萊里·克勞福——Tom Guiry

歐頓·布朗——Tom Wilkinson

凱夫·懷特——Jonathan Brandis

透納·洛斯——Matthew Faber

昆卓隊長——John Ales

艾凡斯先生——Zach Grenier

艾夫·鮑登——Mark Ruffalo

目次

4

關於電影

7

譯者的話

13

作者的話

15

首卷

戰爭的結局已見分曉！

——查爾斯·詹尼森

95

中卷

公平報酬是不可能的。

——皮爾斯·伊根

197

末卷

眾人在困苦中哭泣，除了他們的救世主，沒有人聽見。

——聖奧古斯汀

譯者的話

在紐約讀戲劇時，帶我們「劇本寫作工作室」的，是一位總是神情陰鬱的中年劇作家，一看便知屬於棲身紐約「永遠的異鄉人」族類，不僅拒絕知天命，沒能和周遭世界達成任何和解，想必還時時與內心惡魔交戰，附帶偶發性地對繆司瘋狂咆哮一番。這位老師每次上課不忘祭出“visceral”這個字，諄諄教誨、反覆強調，指出一部舞台劇若沒有這種感覺，便如隔靴搔癢，行屍走肉。我回家查字典，發覺這個字的意思是「內臟」?!我猜想老師的意思是：劇本或舞台劇必須要讓觀眾的五臟六腑都受到影響、震撼，才算成功；但若以中國人老掉牙的形容詞——打動或震撼人「心」——來詮釋，又似乎太過籠統空泛，少了老師講那個字時臉上表情咄咄逼人的嚴重性。到底那是個什麼樣的感覺呢？我一直無法掌握，直到我去看了他上課一年推薦的唯一一齣戲之後，才恍然大悟。

那齣戲已從外百老匯移往紐澤西某小鎮，劇場很小，一百個座位吧，彷彿每把椅子

都貼著舞台裙邊，戲的內容圍繞美國內陸一個偏遠農莊上一羣畸零人物卑微齷齪、無力追求人性尊嚴的故事打轉，我並不覺得劇本寫得出奇得好，不過它的確給了我一次無以復加的大衝擊、大震撼，因為有一幕演男主角在上廁所時忍不住開始自瀆。要知道那時候的我，是個大學剛畢業，等於沒有任何成人社會經驗的「純蠢」女孩，當那位男演員真的把褲子一脫，露出下體，就站在眼前，演出那場極可憐不堪的戲時，我真的五臟六腑都受到影響，全身難受透頂。那種搖撼跟形而上的心靈震撼不一樣，主題非常肉體、非常動物性，對象（包括演員及觀眾）的感應也非常肉體、非常動物性，你知道你的確是在看「人」的故事，而不是看劇作家手淫，打高空雄辯或“tongue-and-cheek”。不過，那一夜我的覺悟不僅止於了解“visceral”這個字而已，我還了解到自己不是走戲劇這一行的料。在那一剎那，我明白了當舞台劇演員的勇氣與艱難，非我所能承載。

美國南方作家丹尼爾·伍卓寫的《與魔鬼共騎》（*Woe to Live On*），便是一本極“visceral”的小說。伍卓成為南方文學及西部歷史小說的主流派新秀，絕非僥倖或過譽，因為他的小說抓住了南方文學的精髓及傳統，即喜歡從深入人物最本能的慾求及反應來寫人性的墮落或昇華，而不喜歡像兩岸作家滔滔不絕於知性的反省與思辯，所以伍卓的文字很精簡，而且總是點到為止，頗有韻味；即使他有俱懷逸興壯思飛的時候，亦像大

部分南方作家，是一種突發的詩興，因為人物耽美或緬懷的情緒，而純為聲韻意象即興而發的詩興，與小說鮮血淋漓、形而下的主題形成對比的效果倒是特別地好。不過我覺得這本小說最難得的一點，是它不像大部分南方文學，因為過分沉溺——不論是沉溺於懷舊情緒、肉慾描寫、或是耽美的神祕主義——竟至於散發出一股腐爛的臭味兒；《魔鬼共騎》有一種充滿希望的清新感，就像小說中的主角：年輕、性格、聰慧、敏感、討人喜歡。

我猜想這也是李安導演願意接這部電影的緣故。剛開始看小說第一章時，因為它純美國西部式的殘暴情節，令我對李安這位非常中產階級、非常敦厚有禮的導演，為什麼會去拍一部這麼美國、這麼暴力的電影感到納悶，後來愈看到後面，愈覺得伍卓在這本小說裏做的結論，其實就是李安一直信仰的生活哲學。從李安的《推手》、《喜宴》、《飲食男女》、《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 到據說賣座不甚好的《冰風暴》(Ice Storm)，我感覺他每一部電影到結局時，似乎都在銀幕上打出同樣一行醒目的中心教訓：「人生何所寄？真情至性，相偎相依而已！」這便是《與魔鬼共騎》裏不滿二十歲、卻已投身游擊戰場三年的主角最後的體悟。原本令他熱血沸騰、無怨無悔殺人劫貨的手足與同袍情澤，以及愛鄉愛土的忠肝義膽，到頭來只剩下「故友／親如黃葉，傷心漸覺稀」的淒涼罪愆，對戰友背棄、忘恩負義的心寒，和對戰爭荒謬性及毀滅性的幻